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二十四回 劉小姐被害中傷 苗軍師觀星排卜

詩曰： 逆天妖道弄真邪，術禁佳人命險斃。
七七便將屍解去，宋君恐折棟梁嗟。

當時宋太祖，見眾太醫官不願下藥，一心倍加惶悶，又見高王爺夫妻一程來到御帳中，參禮見主，問及媳婦得此奇疾怪症，好煩悶不安。太祖又將太醫官皆言六脈調和，並非有疾，不敢下藥言知。那高王夫婦聞此語，心下倍驚。曰：“可憐媳婦，呻吟叫苦，不知是何怪症？今太醫院又言若此，算來無救的。”言畢，王姑下淚沾襟，高王嗟嘆。太祖又曰：“我們雖有雄兵數十萬，猛將不少，若非甥婦，無人可制勝這妖道，今不幸得此奇災。病勢日加，倘至不起，那再有何人，代朕平服得強唐？”言罷，不覺龍目中雙垂珠淚，打動得王姑夫婦倍見傷情切切。那王姑悲淚之際，一想起媳婦是個法門弟子，那有自己之病症，不明白之理！王姑說出此言，太祖及高王皆言有理。太祖即著王姑進彼臥房，問及媳婦，豈知劉小姐一被妖術所禁之，一時魂魄未全，正呻吟痛苦，乃沉沉朦朧，非復有平日的明心卓見。王姑雖細加察問，他竟糊塗答應，全無緒端。太祖聞王姑回復知，倍加悶亂，正用人之際，不免憂形於色，坐臥不寧。

苗軍師見主煩若此，即出奏曰：“凡人之病，必知根源，乃有治法。今御太醫不識劉夫人病症，不免待臣度卜一卦，自有應兆。我主不可過憂，有傷龍體。”太祖見奏，準命其卜，好察甥婦大限休咎。是日，軍師當著御前，虔心炷上名香，稟告歷聖先師，占得一卦，默斷一番。奏曰：“無怪劉夫人得病如此怪異罕奇，察看卦象斷之，乃被人暗算，幽囚其病體，但以所臨害之地，在東北方。想余鴻所畏害者，劉夫人一人耳。猶恐被他暗算，則劉夫人一命危矣。但卦象該得如此，但未知果準驗也否。”君保急問軍師，料此難救，斂手待斃乎？苗軍師曰：“此卦祇憂七天之外，恐不能逃其大數耳。”君保聽言，不覺淚珠如雨，太祖亦為之惋然長歎，再問軍師還有何救法？軍師復對曰：“今倉促難以盡知其暗陷之實，待臣今夜再觀天象，察星斗，可知夫人的吉凶矣。”太祖允奏。

原來苗軍師善觀天文，察星斗，純精占雲望氣之學。佐太祖以定天下，不愧為國師之位。此夜登上觀星樓，仰瞻萬象，一派疏星，歷歷可紀，自戌至寅時，並不見天魔女星出現。心下著驚，嗟吁一聲：“劉夫人危矣！”細推測一番，遂決其被余妖人將他本命星收禁了，囚在落星臺。走下觀星臺，對太祖、君保言：“劉夫人不獨本命星暗卻，被這妖道收禁了，還暗中陷害，是以受病危急如斯。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宋太祖君臣倍加驚懼的傷感。軍師又曰：“不若待臣再卜一卦，看七天之內，劉夫人有救否？”王姑垂淚曰：“有勞軍師，再決休咎。”當時苗訓再占筮，得先凶後吉六合之象。判曰：“劉夫人大限固不妨了，不出三天自有高人解救其災，且賀喜我主，復得一員上將，一兩天可應矣。”

當此太祖、高王夫婦頗見心安。祇有高公子雖收淚，仍是愁容默默。有王姑見兒子過於憂傷，祇因王姑中年祇得此子，並無再有男女，愛如掌上明珠。今見他過於哀切，實憐惜之。喚他至跟前，慰曰：“我兒不可過傷，有損身體。為娘半世止得汝一人，為終身後嗣之靠，倘過於哀慟，壞了身體，香煙之續，倚向何人？雖然夫婦情深，亦當體念雙親以節悲痛也。”公子帶淚諾諾連聲，遵娘教訓。王姑又曰：“軍師曾言有救，先凶後吉，想必媳婦當有此飛災。但今已大限不妨，自有高人來搭救，何須過憂。”當時宋太祖及高王夫婦少不得請求軍師設個救轉善謀，以破妖道收禁本命星的妖法。苗軍師對曰：“臣自齋髮受書編止，祇講濟世聖道之學，並未嘗學得以法術殺人之技。但妖道邪術，必須神仙中人，乃能破之，其收禁之術，且要能人盜取其收禁本命星之物，乃能解之。臣是一凡俗之輩，怎得涉險以盜之乎？總之不一二天，臣料得有人來救，斷非誑誤也。我主且安龍心，王爺母子休疑。”當時君臣父子，祇等候救搭之人。

單有高公子聞軍師實斷之言，回自臥房看視妻身，將軍師占卜觀星言知。有劉家四婢，春桃向夏蓮等言知，私地曰：“小姐既被妖道收禁之害，但憂者不知耳，不得原因，難以見解。今軍師又指出在東北方，我等何不向此方追尋，看他用何妖術收禁得小姐，或有可用為之處，於中有救也未可知。”三婢皆以為然，酌議已定，於是藉著小姐平日所贈的靈符，皆乘風架上雲去尋覓。一出城，來到唐界，向東北方上尋望，果然走上三十里，遠遠見一座高壇臺，燈火冲天，四人催速跑近，知是妖道收禁小姐之所，一同共商，又借此隱形飛身而前。原來周圍守壇臺的童子，祇是凡俗人，可以隱形瞞過。至壇上，數員神將，奉符法以守高壇。況四婢女道行不甚高強的，不過平日間得小姐指教一二，僅足防身，如何闖得進壇中？眾凶神不許他沖入壇來，幾次卻被驅逐出，四婢祇得依舊回歸壽州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南唐軍師，見宋師一連三天不出，已知自行法術已應，祇要七八天射盡暗法箭，乃能得劉金錠一命歸陰。掃除了心腹之患，敵手之人。奈南唐王李煜，不是真命應運之君，度量狹淺。前劉小姐敗他數陣，傷殘幾名戰將，恨入骨髓。但無奈何軍師不能勝他。今見將此女將收禁下，正欲洗雪前損兵折將之恥，實再聽不得三天五日，即欲攻城再戰，余軍師也阻止不得。遂點大將秦鳳、薛呂、羅英、程飛虎一眾，即統領大兵十餘萬，至壽州城外罵戰。太祖、高王聞報，亦料得敵人必因劉數日不出，特來索戰，以探我軍。但兵來將擋，不可示弱，定見個雌雄。遂差陶夫人、趙王姑、李夫人、高氏兄弟帶兵出城迎敵。兩軍大戰，殺得征塵滾滾，日色無光，各有傷損。程飛虎乃程咬金之後，一雙板斧非比尋常。羅英乃羅成之後，丈八矛槍倍加厲害。即此，薛呂、秦鳳皆有祖傳之技勇，若非陶夫人、李夫人、趙王姑、高兄弟一班男女猛將，決不能抵敵。有余軍師在後軍，冷笑出而言曰：“爾們休逞強，爾之女法師尚被山人收禁了，不久歸陰，爾等要做第二名劉金錠不成？”有高君保聞言大惱，奮力殺退程飛虎，心中大怒，火上添油，正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明。長槍狠狠刺去，余鴻的茶條杖招擋不住，自知難敵君保猛勇，倒退虎力十餘步，口念真言，一刻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將宋兵打退。幸得公子有劉妻符護，飛沙巨石打來不沾身，仍將唐兵大殺，挑翻千餘。其餘將皆奔走回，高王爺在城樓見妖道用法厲害，憂多傷軍兵，即忙鳴金收軍。公子聞鳴金，祇得捨唐兵不追殺，扭回馬進入城中。此日唐人得勝，復將壽州城重重圍困住，多添兵將，比前因倍加利害。太祖憂慮心煩。高王爺分發將令，四門嚴加把守，日夜親身巡邏，保護此城，免驚聖主。

是日，苗軍師占算定劉金錠三天有高人到城解厄，五少陰將會合之期不遠，但機會不可錯過。此日，奏聞聖上，要求暫掌帥印令符半天之久，待臣著令三少將往各方，自得五陰集會齊，可合破妖道也。宋太祖曰：“前者陳搏祖有書相贈，說出五陰破陽指示朕，故特召取王姑等到來，以應其言，後又有劉女來破敵。今又有何五陰可來助的？”軍師曰：“原有五少陰，非今之五老陰，但天機難以妄泄。祇求陛下王爺暫交印令於臣，自當有策劃也。”太祖聽了，祇得準依。有高王此日將帥印、令符一並交付軍師。有苗訓即日昇坐帥堂，眾武將重新打拱參見畢，軍師拔令一枝，命高君佩聽令：“要混入雙龍鎮，暗帶火箭，於來夜初更後，射入南唐屯糧之所，絕他兵餉，不得有違。”君佩辭曰：“聞雙龍內地有郁將軍，慎於把守，猶恐末將無能，有誤軍機，求軍師另差別能。”軍師讚曰：“少年足見老成謹慎，直往放心，功必成，吾有錦囊一書交付，待至八月中旬，見了汝南王，始可與他觀看，自有奇遇。包汝一生恩記吾苗某也。”微笑又命：“鄭印往石州山後，借請助兵，祇宜一往，不宜再行。”二將領令，分途去訖。軍師下了帥堂，交還令符與高王，不知高、鄭兩人奉軍師令，得何所遇？下回分解。